

半世纪的生态救赎

□朱晓芳

那天,与朋友在路边等车,不经意间,目光被绿化带里一片疏疏朗朗排列着的“放大版韭菜”所吸引。心生好奇,便凑近细看。“像马莲。”朋友说。我伸手捏了捏,觉得不像。相较于马莲幼苗,它有些过分硕长、宽展,质地又太过细软柔薄,色泽也浅淡得近乎营养不良,全然没有马莲幼苗那股子刀锋般的坚挺劲儿。况且,记忆中,马莲都是成墩成簇的模样,我甚至不曾把单株的马莲苗视为真正的马莲。朋友用指尖捻了一下笃定道:“是马莲,人工培植的。”我一时默然,怔怔地望着绿化带里的马莲,想着曾经遍布草甸子的马莲竟到了需要人工培植的地步,一缕难以言说的痛,悄然在心底弥漫开来……

小时候,村子四周环绕着广阔的草甸子,草甸子上随处可见一簇簇、一墩墩的马莲。夏天,草甸子是我与伙伴们的乐园。每天乐此不疲的游戏是“藏猫猫”,而马莲墩就是最好的“掩体”。屏息藏在又高又密的马莲墩后面,透过马莲叶的缝隙看着小伙伴东寻西找,或自己在纷杂交错的马莲墩间搜寻小伙伴,那种玩乐的快感无法言喻。玩累了,便折下马莲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或把马莲叶编成手环、戒指。没有跳绳,就把晒蔫的马莲拧成绳来玩。

而关于马莲的记忆,最鲜活的莫过于找驴偶遇的那片“马莲海”。小学三年级暑假的一天上午,我正和一帮小伙伴在门前草甸子上玩,忽听母亲喊我去找驴,说要推碾子。满月、梅菜、哈申都要跟我去。我们在村子附近的草甸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我家的驴。问了在放羊的道日布大爷,他说,昨天看见我家的驴跟几头驴往东南去了。于是,我们便朝东南奔去。走了好远,一路上稀稀拉拉看到不少散放的牛马,就是没见到驴的踪影。我们都有些泄气了,她们仨看着我。我指着右前方一处高草丘说:“咱们翻过那个‘山坡’看看,山那边要是再没有就回去。”

草丘看上去并不远,可走起来却验证了“望山跑死马”这句俗话。越走草越深,那些野麻籽、灰菜、线儿菜长得比我们个子都高。忽然,梅菜惊喜地喊道:“哎,这儿有天天(龙葵)!”只见蒿草丛中,几株天天天上挂着圆溜溜的果实,四五粒一嘟噜,宛如黑紫色的珍珠。同时又发现了羊

菇鸟(菇鸟)、老鸱瓢(萝藦)。我们边吃边往兜里装,不一会儿,每个人的兜兜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肚里有了野果子垫着,感觉两条腿像充了电一样,步伐快了许多。

爬上草丘顶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发出了惊叹——“哇!”只见草丘那面坡下,遍地是绿油油绿绿的马莲。纵使平日见惯了马莲,此刻这磅礴的阵容,依旧让人无比震撼。我们忘却了到这儿的初衷,呼喊着一头扎进了这马莲的大海。天上游过来几团乌云,很快就遮住了太阳。紧接着,稀疏的雨点像小石子般砸落下来,砸得人脸生疼。还好,只下了几秒钟就停了。阳光从乌云缝隙射出来,空气清冽湿润,长剑般的马莲叶,簇拥着似兰若蝶的花朵,每一丛都如天然雕琢的盆景,美得醉人。满月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童谣:“小河边,青草洼,到处盛开马莲花。五瓣瓣,像喇叭,沾着露珠羞答答。风儿吹,轻轻摇,蝴蝶蜜蜂把它绕。我悄悄,猫下腰,采束花儿带回家……”

那些夏日的欢笑、奔跑跳跃的身影、找到玩伴时的惊喜尖叫……童年每一份极致的快乐,都离不开马莲的默默陪伴与慷慨馈赠。

这份源自马莲的馈赠,不仅在于它装点了我的童年,更在于它那扎根大地的顽强生命力。马莲不择土壤、不惧旱涝,荒坡洼地、路旁河滩,随处可见其身影,碾压不死,刈割复生,默默固守一方水土。春来最早吐绿,秋去最后褪青。诚如有人所言:“马莲之于草甸,犹如胡杨之于大漠,红柳之于戈壁——身处逆境,甘于奉献,精神永立不倒。”

谁能料到,这般的逆境中生生不息、踩踏刀割犹自昂扬的生命,最终竟没能逃过被收割的命运。那年夏末,两个外地人来到村里收购马莲根,我们叫他们“老客”。老客将马莲根分成三等:一等一元一斤,二等八毛,三等六毛。没多久,随着另几拨老客的涌来,马莲根价格一路飙升,一级每斤达到了一块八。一些身体好的老年人,能拎得动铁锹的孩子,男女老少齐上阵。人们手握铁锹、二齿钩,挖的挖、刨的刨,仅仅两个多月,就再难找到成年马莲。草甸上到处是三米见圆、半米多

深的窟窿坑。

这场对马莲根的掠夺性挖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原本朵朵阴云就下雨的草甸子,雨水变得稀少了;小河悄然断流,水泡子干涸了;土地出现沙漠化和盐碱化现象,一些植物相继绝迹……

但新的希望也在悄然孕育。读高中那年的五一假期,我从镇中学回家,惊讶地发现村西南那片数百公顷的盐碱沙地,竟被铁丝网围了起来。网内,一派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喧嚣:一群人正围绕着钻井机紧张作业——笨重的机器高悬于粗大的木架之上,伴随着柴油机“突突突”的震耳轰鸣和滚滚黑烟,钻头奋力旋转,将地底深处的泥土源源不断地翻卷出来。更远处,一台“东方红-28马力”链轨拖拉机,以其碾压一切的体重与豪情,用犁铧深深破开灰白板结的土地,翻耕出底下深褐色的土壤。

一群男女社员,兴高采烈地在翻耕过的土地上栽着杨树。扶苗的、埋土的、踩实的、分工协作,忙而不乱。目睹这一切,我不由心头一热。才两个月没回来,村里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去年冬天隐约听说公社要在村里建林场,那会儿只当是谣传,不曾想竟是真的,而且动作还这么快。我顾不上步行十多里沙土路的疲惫,沿着铁丝网找到入口。远远看见了父亲(他是生产队的干部之一),正带着几个人用牛犁趟沟,播种文冠果。此刻他正拎个拔筒子往沟里点种,我赶紧放下书包跑过去帮忙。文冠果都值了芽,怕嫩芽风干,拔筒子上蒙着块儿湿布。

我一直跟着干到中午。本来一大早没吃饭就从学校往回赶,又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肚子早饿得不行,浑身累得酸痛。可瞅着那些带着嫩芽的种子落进土里,想着过几天就能钻出绿苗,不久这里就能绿树成荫了,再累再饿都值得。

五一返校后的第一个周末,由于惦记自己种的文冠果,我特地回村里一趟。然而,让我无比失望的是,几十亩文冠果竟无一棵出苗,仿佛它们在土里商量好似的,收起芽尖,集体陷入了沉睡。虽然很失望,以后的每个月我都回家,因为我心里记挂着林场的树。可让人怎么也想不到,栽种下那么多杨树苗,只有零星的几棵冒出了孱弱的绿芽。从其他地方移栽

的沙果树、杏树、桃树全部枯死。重复播种的文冠果也未能出苗。这场倾注了很多人心血的建场造林运动,最终,在人们无限的失落和沉重的叹息声中,黯然落幕。

但是,挫败没有动摇政府防风治沙的决心,也没能挡住人们探索修复草原生态的脚步。全盟农业、林业、牧业等相关部门,总结经验,接力施策,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草原生态治理行动的序幕。“退耕还草”——为饱受刀割斧劈的草原铸就了一件铠甲,从源头扼住了沙尘暴的侵袭;“退耕还林”——催生出绵延数百万亩的白杨林,为科尔沁草原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

近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又施行了“草畜平衡、禁牧休牧”条例。各苏木嘎查遵照条例,推行了“牛羊归栏,鸡豕入舍”。这一方式,让饱受蹂躏的草甸得到了彻底地休养生息。我们看到,绝迹多年的豹纹蝶与鸽子花在晨露中翩跹共舞;久违的候鸟,三五成群,悠然栖于林梢;跳兔、豆鼠子等小生灵,调皮地在草丛间探头探脑。还有人瞥见沙狐在羊栏旁驻足,轻嗅盛放的萨日朗,蓬松的皮毛上沾染的不再是沙尘,而是蒲公英轻盈的绒伞。

这景象确实让人慰藉,但这生机背后,却难掩大地底色里的单调寂寥——翻开本地植物图鉴,那些曾挤满书页的草木芳名,有的已然缺席。这份遗憾,既是对自然敬畏的迟来觉醒,更是生态救赎路上最深刻的警示——有些失去,一旦发生,便是永恒。

所幸,马莲尚有子遗。正因如此,人类才得以借助生物技术,成功培育出可移栽至绿化带的马莲植株。这也使人们深刻意识到:生态修复绝非仅是浮于表面的绿化工程,而应是重构生态链的系统工程。只有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大地,再次涌动起生命力,重新实现万物的蓬勃生长与繁衍,人类方能与自然重筑信任桥梁,找回那遗失已久的和谐共生之美。

“文润辽河 大美科尔沁”
主题征文征集

一院烟火里藏着父亲

□谭昌龙

总在修补什么
旧自行车 漏水的铁壶
或是被我们踩断的板凳腿
那双粗裂的手掌
总是在抹平生活里的缺失

指甲缝里的泥土
在他的菜园里
长出番茄和甜椒
甚至变成一个
无所不能的百宝袋
填满孩子们的后备箱

而每次在饭桌上
他总是一言不发
却把堆成山的炒鸡蛋
轻轻推过餐桌的交界处

母亲还在温那坛老酒
收音机还停留在固定频道
手电筒依旧电力十足
拨弄了一辈子的珠算盘
还静静地躺在原处

无数个这样的黄昏
在不时跳出的回忆里
我安静,惆怅,甚至彷徨
似乎指尖还有他递过酒时的余温
和他从未对子孙后嗣说出口的疼痛

如今我坐在那把椅子上
阳光正试图把影子拉成他的模样
我甚至幻想他从来没有离开
只是化身成了世间万物
在与我轻声对话

秋的味道(外二首)

□东方惠

总是要在秋风里待些日子
秋风是甜的,有时带点酸
像那些龙果,鸡心果
以甜里带着酸的风格展示自己

中秋的味道是最好的
只有晚秋,萧条而五味杂陈
晚秋的天,像卸掉了心事
晴空万里,蓝得一望无际

秋的味道是最值得留恋的味道
但我怎么也挽留不住它
因为它只有一个季度
冬就等在了秋的家门口
逼秋尽快让出位置

秋没有赖着不走
只把那些甜美的味道
留在人的心里

秋风里的故事

秋天的故事越走越远了
被风推着
与迎面而来的冬打个照面
就心无牵挂地走了
不管大地是否挽留
五谷是否思念,头也不回

大地一片空茫
只有那些名叫三叶草的植物
不知深浅的绿着
仿佛并不在意
一个季节的去留

远处的村庄
村民和五谷表达着亲密
趾高气昂的莠子
此时彻底没了底气

秋的故事与收获密不可分
像村民与庄稼,密不可分

渐渐远去的秋

季节的脚步匆匆
秋天说走就走了
秋风赶着树叶
没有方向地走着

大山里的秋天,敞着怀
任秋风在怀里不停的抚摸
山里河,到处都是风脚步
那些被赶走
沟里的树叶,低矮迷离
不知前路,不问后事……

树叶的摩挲声
是秋的词句
也是风的笔迹
仿佛在描绘自己轮回的经历
痛,是生的开始
秋的脚步走到冬的门槛
也不敢再继续
它不想抢冬的风头
那是藏进大山的记忆

诗语



晒秋

张成林 摄

西辽河
张成林 摄

乡土情

□田园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对乡土有着很深的热爱和眷恋。

后来我家搬到县城,只要一回乡,泥土的味道袭来,我都感受到一种厚重的、踏实的、清香的、温暖的大地气息,这是自然的温度,也是乡情的温度。

记得那是离开家乡后的第二年秋天,回到村里。我站在姑姑家的墙上远眺,故乡那裸露的河谷盛满丰收的庄稼——黄的玉米、红的辣椒。

我看到商店的舅妈向姑姑家的方向走来。舅妈已满头白发,一条条曲折的皱纹,爬满了面容。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每次回村,她都会步履蹒跚地赶到姑姑家,看看妈妈,还有我——这个她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舅妈用粗糙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兜里拿出棒棒糖,在手里晃来晃去,逗得我头跟着摇来晃去。临走的时候,她缓缓地把我带来的小竹筐拎到炕上,剥开一层又一层的花布,光滑新鲜的鸡蛋出现在眼前。

“可不行!您留着吃!”妈妈把竹筐推到舅妈身边,舅妈的脸立刻紧张张局促起来,

那一道道皱纹集聚在一起,颤颤巍巍地说:“一定要拿上,就是给孩子攒的,你不收就是嫌弃!”小竹筐也跟着颤动起来,我摇晃着刚从嘴里拿出来的糖,“舅妈你吃!”舅妈看着那沾满口水的糖,眼睛眯成一条线,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舅妈不吃,替你妈妈提着鸡蛋,在县城好好学习,舅妈看好你!”说着擦拭了一下眼角,没等妈妈反驳,转身走出了门。

晚秋夕阳下,舅妈的背影坚定而充满温情。

长大后,同村的乡亲看着我,很多都认不出我了,但只要一说我的乳名,大家脸上的疑云瞬间散去,露出笑脸:“长大了,变样了!”

我看着他们,笑着说:“走得时候是个小孩,现在我的娃都上学了!”

“是呀,一晃啊,记忆中你还是孩子啊!”

日复一日,我们很难察觉到时间的脚步,只有走了一段路,回头望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不觉走了那么远。

如今的我们,又站在哪里,奔向何处呢?

一个人小时候无比依恋、长大后极力挣脱,到了青年又无比怀念的乡土,有着神奇的魔力——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内蒙古东部的这个村子,都安之若素。在它的这个小世界里循环着春耕夏忙、秋收和冬藏。农民始终最关心的就是今年玉米的行情、红干椒的长势、以及自己的钱包鼓不鼓。

有了女儿后,只要一提起回乡,女儿的耳朵立刻“竖起来”,精神振奋地望着我:“好好,好好!”然后像个小兔子一样,高兴得跳起来。

夏天的故乡,晨雾漫过田埂,沾湿了瓦房檐角,几只白鹅踩着露水从溪涧游过,留下一串涟漪。远处的稻浪随微风起伏,间或传来拖拉机驶过土路的轰鸣,混着村口老槐树下的蝉鸣,织成夏日最鲜活的底色。

回到农村,女儿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被突然放回自然的怀抱里。她脱掉鞋子,一脚扎进沙土里。她一会儿建造一个城堡,一会儿又制作一个沙漏。“妈妈,快来看,我给咱们盖了一个新家!”她兴奋地召唤我。

我一抬头,她正歪着被沙子覆盖的脸蛋,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忍不住笑起来。女儿问我笑啥,我告诉她:“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衣服脏了不怕,晒黑了不怕!”因为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小时候一放学,我相约着小伙伴捧着竹篮去割草,一边找草一边嚼“胭脂豆”吃;夏天的傍晚,在玉米地旁追蜻蜓;冬天和同学们打雪仗,手冻红了也不肯回屋;停电的时候,在草地上仰头看星星;跳格子、打沙包、丢手绢……

一幕幕童年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快乐的回忆一去不复返,却无数次慰藉长大后的的心灵。我童年的快乐是故乡给的。同样,女儿的童年因我的故乡而增添了无限的趣味和欢愉。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女儿就会很认真地对她说:“妈妈,我们啥时候再回农村啊?我好想回去捉蚂蚱、光脚丫跑。”我摸着她的头,深深感慨:原来,乡土情怀是融在血脉里,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情感基因,这是永远不能割舍的。

土地与成长